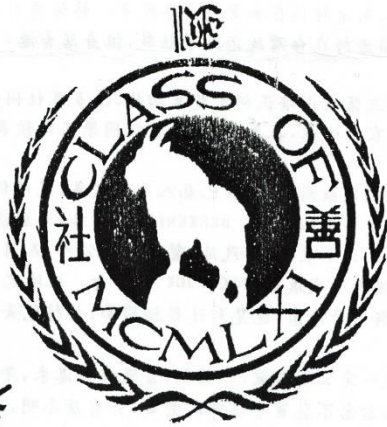


善社通訊



WISHING
YOU
A BEAUTIFUL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89 Edition



Ken & Cindy Yuen
1124 Blaney Avenue
San Jose, Ca. 95129

WU, Kim-Ho
30 Crystal Terrace
Burlingame, CA 94010



first class mail

一年容易又一年，似乎剛出版了善社通訊，袁慶祥又在催稿。雖然幾月前已經通知，但執筆要靈感，靈感非有大壓力不能榨出來，所以亦要抱佛腳，胡亂寫一篇，東拉西扯，莫怪。

通訊第一期，得各人合作，順利出版，當然未盡善美，希望原諒指正。版後，多謝幾位同學來電來信，鼓勵贊助。又多謝一同學寄給袁慶祥\$50，已轉送母校。通訊暫時費用不大，再大需要是稿件及消息，希望各同學多多執筆及提供意見，以謀改善。

加冕轉眼兩年多，在港和三藩市加冕的十二位老師，不幸只餘其十。黃逸樵老師，梁寶燭老師年前多去世。梅梁二老，在 LAS VAGAS 可說是相依為命，對梅子打擊自然很大，去年梅子到三藩市，真正是「成個落晒形」全無生氣，見者傷心。八九年初，腦部長了一良性瘤，要開腦割除，月前又再割膽，身心連受重大打擊，梅子仍能支持下去，現在且逐漸復原，開始出外走動，近注重運動，騎單車。希望他能將過去當作歷史，再作新生活。

其他老師，一鍋半瓜，無大新聞，朱老師仍在加拿大安享晚年。林藻勇太太九月初間突然去世，林老師現已移民 SAN DIEGO，林天蔚老師在台灣政治大學任教，但身居香港。劉彩恩最為活躍，四處週遊，十一月會參加協社加冕。

林英豪校長，暑期週遊美國，在三藩市由培正同學設宴招待，很多善社同學亦參加慶會。校長在 MICHIGAN 由唐冬明同學招待在家中小住。在美東，紐約善社同學又對校長熱烈歡迎，充份表現善社同學尊師重道。

灣區同學，沒有多大轉變，兒女們則漸漸長成，多已屆入大學之年，父母們多因兒女入大學而四處奔跑。陳德鴻大女升學東岸。袁慶祥女入 U.C. BERKERLY。單寶珠，李威漢大女入 U.C. DAVIS 王耀祥女入 STANFORD。東走至西，西走至東，消費汽油，幫補航空公司。五月中羅子華夫婦由 LA 北上參加大千金 U.C. 畢業禮，順便參加威漢家 POK LUCK 同學會。肥陳之子在美讀書，六月肥陳接他回港渡暑假，又在袁慶祥家與同學歡聚。能見到這幾個同學，都拜兒女之賜，可說是子唱父隨，吾等未老已經從子。

很多同學因公而到灣區，當然一定公宴聯迎。四月初，葉漢偉由港來，午餐公宴外，並作三藩市一日遊。葉子身在美國心在家室，念念不忘買手信回家慰妻。另有唐冬明，在四月中過境，方中差不多每年都到美國一次，六月不例外。芳蹤再現，梁森成七月來開會，中午飲茶後，到威漢家中，威漢抱病見客，並買肚瀉之險一同晚餐。梁森成到灣區數次，始終未入過三藩市，這回又給同學捉了到 ST. JOSE。入大埠又要等下回。

灣區數月一次的 POK LUCK 例會，繼續不斷。二月聚於 SALINA 甄旭輝家中。SALINA 離三藩市二小時車，參加者約十家之多。袁慶祥與余定一餐後遊 SALINA 之 HARTNELL COLLEGE。舊地重遊，重溫舊夢。同學們能否記得，HARTNELL COLLEGE 是入美國的踏腳石。培正學生在此，橫掃全校，成績卓著。培正高中畢業，差不多可以直升此校。現在是否如是，不得而知矣。

培正百年大慶，三藩市同學會，七月中舉行音樂崇拜慶祝會。善社同學，會後餘慶聚餐，結果知音者三，四人，知食者廿人。延開二桌，證明耳福不如口福。

高子敏同學去年成親。至此，灣區同學全部「賣晒」。做媒人的要另謀高就，或可等幾年向下一代打主意。伍子英第二孩子(女)，四月出生，和她做媒人尚要等很多年。

行筆至此，江郎才盡，是好是醜，算有稿交，阿彌陀佛。

離校卅年重聚會預告

今年七月，美加善社同學在美東開重聚會的時候開了一次座談會來討論九一年的離校卅年重聚會的籌備工作，我們考慮到較遠程來參加的同學或需要更多的時間來計劃他們的旅程和在校上課年青時間表等等。很初步的人數統計結果已達爆棚程度，所以，我們決定現在給大家報告開會的結果，也是給大家多點時間來計劃一下。

- (1) 日期：一九九一年七月尾至八月初之間，一連三至四天。
- (2) 地點：紐約鄰近之 POCONO MOUNTAINS 區的 THE PINES RESORT。
- (3) 費用：每人每日約美金七十元(連餐費)。
- (4) 報名：即日開始與聯絡同學預先報名，九〇年八月開始收訂金，正式報名。訂金是每對或每人美金二百元，每一家庭美金三百元。
- (5) 聯絡：(地址，電話見本期內)
美東 -- 朱崇禧，謝景亨。
美中 -- 唐東明。
美西 -- 袁慶祥，李威漢。
香港 -- 陳志成。

地震

三天前下午五時零四分，是星期二，我和靜觀剛準備離開公司回家的時候，七級地震開始了。十五秒過得不很快。震後，先到外面看看公司的四週有冇損壞，沒有，又沒有煤氣味，所以沒有關煤氣總掣。心中想着家中的魚缸有冇倒瀉……等等。街上都是人和車。後巷全是水在流，是隔那公寓的潛水池瀉出來的水。駛出街口，交通燈沒有了。才醒起剛才一開始震時，公司的電燈都熄了，停電了。車上的電台報告着各區的損失，連平常最多人收聽的 KGO 電台都沒有了，因為他們的天線倒了。街過街口，好在大家不知怎的都很守秩序的讓着次序過，到了高速公路口，車貼車的停頓下來。知道一定公路有了問題，原來是公路有裂痕，不能行。見有車倒退回來我們便360度轉回頭。剛好有個口可以轉回頭。又迫向一條快速公路。因為有了交通燈，有些街口有警察有些冇。一切很慢。心中想着很多事，家母怎樣？孩子已由學校回家了？小女在 BERKERLY 也受影響嗎？……車子開不快，只有慢慢的駛，好不容易回到家中附近了，先到家母家中，幫她關了煤氣，也是停了電。趕回家，區已經在家中了，鬆了口氣，也停了電，廳中，房中……，全地都是東西。開始天黑了，也看不清楚。魚缸只剩一半滿了，也沒有時間去管它了……關了煤氣掣，點了洋燭，拿了電筒四處看吓。胡亂吃了點餅干及一些 CEREAL，在廚房中聽着收音機，洋燭下看報紙。燈光甚暗，看得很辛苦。從電台報告中才知道各處災情的嚴重程度。情打電話來報了平安，那時我們放心了。

由地震當晚，一連三天以來，收到很多親友，同學們的電話來慰問，心中十分感謝。在街上，看到遇到的人都比平時禮貌和承讓。後來有電了，電視中看到災情最慘的天橋，當地居民的自告奮勇的救人，真是奮不顧身，也不知是黑人敬白人或白人敬黑人，有些居民自動作交通指揮員等等，使我又一次看到了人性善良的一面，當然更可貴者是親友的關懷，無論是香港，東岸，南部……打來的，都要經過不斷的打才能搭通的，我們心中實在十分感動。僅在此再向各同學致謝。

這次灣區的同學都算大吉大利，只是破了些磁碟，花盆而已。一切平安。

袁慶祥 十月廿日零晨于聖荷西

還記得以前在培正文時每喜歡用「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作為文中首句，那時祇是人云亦云，對這句話，可以說是毫無切身體會。時至今日，屈指一算，離開母校已經有廿八個寒暑了。但每當與同學敘舊時，對昔日的往事，趣聞，還是歷歷在目。即使是多年不見的同學，祇要是話匣子打開，便會天南地北無所不談。同學們都不期然流露出一份真摯感情。現在還經常見面的在港同學有陳志成，鍾毓培，陳啓弘，梁濠濠，方志，朱德華，張家順，陳瑞蘭，陳碧瑤，黃秉儀，周美好和何國建等等。其中大部份是雀林高手，多年戰友。最近黃今是舉家由美回港定居，並在浸會書院任教電腦學系，也經常保持聯絡。回港的同學，祇要我們得到訊息，總會設法與他們叙一叙。最近見過面的海外同學有朱念之，麥志雄，石錦之，袁慶祥和潘靜觀等等。

對於社務的發展，社長陳志成真是不遺餘力。本來我是最提不起勁執筆寫字的，甚至連聖誕咭也是十多年未寄出過一張，但還是經不起社長的再三催促，祇好東漢西拼成此拙文，濫竽充數。可是搜索枯腸也找不到甚麼題材，不得已，惟有簡單地談一下我的近況和我對香港未來的一些淺見，順道在此向各同學及家人問好。

大學畢業後，便一直執教鞭，幸好過了廿四年的教學生涯，對這份工作的興趣還是不減當年。我有一子二女，長子立宜在港大讀工業工程，明年便畢業了。二女婉文也在港大讀法律系二年級，幼女婉彤今年讀中七，希望她明年也能考進大學。婉文今夏曾赴美旅遊及攻讀一暑期課程，期間曾順道拜訪李威漢，許惠翠，袁慶祥和潘靜觀同學，承蒙熱情款待，在此謹表謝忱。我太太跟陳玉安太太有同窗之誼，亦趁這個機會向她問好。平時教學餘，每星期總會抽空與陳志成，鍾毓培，陳瑞蘭等作方城之戲。一方面既可消閒遣興，笑談敘舊，另一方面又可找些外快，以補家計。難得是幾位多年戰友年年進貢，還是樂此不疲。

很多海外同學都非常關心香港的前途。尤其是「六四」以後，香港似乎更面對很多不易解決的難題。傳媒不斷提及信心危機，移民潮，中國政局的轉變，中英港關係陷入低潮，一國兩制的構想面臨嚴峻的考驗等等。這裡，試試就目前的形勢，粗略地寫出我的看法。

一、經濟方面

香港一切以經濟掛帥，經濟的發展可以視為香港能否保持日後安定繁榮，一國兩制能否落實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六四」事件的發生，無可否認對香港造成一定的衝擊，但實際上，其影響並沒有初期預料那麼壞。反映香港經濟的幾個重要指標，例如股市，樓價，外匯，出入口等等，完全沒有崩潰的跡象。勞工仍然非常短缺，消費場所也保持興旺，賽馬的投注額甚至還不斷上升呢。香港經過這幾十年的蓬勃發展，已經有很深厚的根基。不斷發展的對外及內部交通系統，與外界保持緊密及迅速聯繫的資訊網絡，設備先進廠房，龐大的勞動力，靈活的工商業管理將會成為日後經濟發展的原動力。祇要中國政局保持穩定，香港經濟將會在短期內扳上另一高峰。

二、中國的政局

一直以來，中國的政局都是變幻莫測。從傳媒中閱讀很多中國問題專家的分析，事後都發覺信口雌黃。本來隨着幾年來的開放政策，中國的政局已經逐漸明朗。但「六四」事件令全世界對中國的態度作了很大的轉變，辛苦經營了十年的改革，可以說毀於一旦。作為中國人的一份子，實在感到痛心和惋惜。但是冷靜的想一想，這件事的發生，還是有很多疑團。在鎮壓事件發生之前，我曾經一再為中國政府和學生兩方面所表現的克制態度感到欣慰。突然間，像噩夢一樣，令人難以相信的血腥鎮壓終於發生，即使在五個月後的今天，仍然難以找出對事件發生的合理解釋。「六四」事件後，中國政壇產生了很多變化。平情而論，這些變化頗令人滿意，國內也沒有甚麼動亂，中國政府似乎已經完全納入正常的運作。假以時日，中國與外國必能回復往日的密切關係。我真希望「六四」祇是一件偶然發生的重大失誤，經過這次慘痛的教訓，中國領導人能踏實地將中國帶進富強之道。最近，民主浪潮席捲整個東歐，共產陣營面臨瓦解，如果這個國際大氣候能為中國僵化了的老人政治灌注新生命，那真是中國人的福氣，也是我的祝願。

三、香港人的信心

幾十年來，都有香港人不斷移居外國，就以善社同學來說，大部份都是早年便定居海外了。同

時，大陸新移民亦不斷湧進香港。因此香港的人口是不停轉變不停上升。我總覺得，人口上升是促進香港繁榮的一個主要因素。最近回港的同學，都會驚訝香港新市鎮的發展。沙田，葵涌，荃灣，屯門都變成了人口密集的新市鎮。甚至大埔，上水，元朗也發展迅速。高樓大廈，比比皆是。而大陸新移民亦不斷被香港人薰陶，同化而成爲真正的香港人。香港就是在這樣不斷的改變中茁壯成長。自從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以後，移民海外數字開始上升，而「六四」更將移民潮推上高峰。最近人才和資金加劇外流，使香港人加深憂慮。香港人才和資金的外流可以歸納爲下列三大類：-

- (1) 超級富豪和財團 - 他們的去向，主要決定於投資環境，目前在香港，因爲要考慮政治不穩的風險，所以短期內會使大財團擱置其投資計劃或將資金轉移外地。但祇要香港能保持其強大的賺錢能力，稍後當中國政局轉趨穩定時，資金便會回轉。最近本港政府推出非常龐大的未來建設計劃，我想這對財團來說，還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 (2) 一般中產階級 - 他們祇是恐怕九七後香港會變成現在的中國大陸一樣，這樣會嚴重影響他們的生活質數。爲了保留其既得利益，因此寧願花費一筆鉅額金錢去購買移民保險。他們對香港難捨難離，對外國生活也不甚嚮往，一旦拿到外國居留權後，便急不及待回港。對這類移民來說，祇要香港能保持安定繁榮，他們不回來才怪哩。
- (3) 對共產統治深惡痛絕，對移居外國非常嚮往者 - 他們會不顧一切離開香港。不過估計這類移民數目不多。

其實，並打算移民，抱着與香港共存亡的香港人爲數也着實不少。說不定，他們才是大多數呢。祇不過這些人沒有機會在公開場合或傳媒中大聲疾呼。近年來，我有較多機會參與社區工作，每當與草根階層接觸，都發覺他們對社區有濃烈的歸屬感。他們全心投入，爲建設更好的未來熱烈工作。他們的表現，使我對香港的前途充滿信心。香港以後如果能成爲一個更繁榮，更璀璨的城市，我看主要不在於今日的達官貴人，而是在於這一羣真正熱愛香港的香港人。



Let's Go Fishing!

今年暑假期間，偶然看到旅行社之廣告，大賣印尼峇里島風光明媚，美女如雲，於是見獵心喜。徵得大人同意，除大兒達威外，舉家作印尼之遊。出發前數日，已經難於入寐，心中總是想着在峇里島上，漫步沙灘，沐浴和煦陽光之中，清風送爽，花香鳥語，春色遍地，異國佳麗各顯今年流行之一點式泳裝。如許假期，一生能有幾次？電視中印尼航空廣告更加誘人，座位舒適不在話下，美食琳瑯滿目，空姐個個楚楚可人，笑臉生輝，對乘客服務殷勤，無微不至。回眸一笑之際，正是我見猶憐，何況老叔。心中直在盤算如何學識幾句重要場合之印尼語，如何向大人解釋半途離開大隊蕩失路而不能準時返回酒店，想到開心處，口中不期然哼起那首熟悉的小調：「你可曾聽說有個峇里島，就在那印度尼西亞，它島上風光美麗如圖畫，誰都會深深愛上它……」。

到了出發之日，全家人一早起床，收拾行裝，當然少不了攝影器材，游泳用品等等。自己則多帶銀兩，以備有特別用途。辦妥一切出境手續，一行人跟着領隊上了飛機，安頓下來。環目四顧，心中不禁嘀咕：「噢！唔通上錯咗飛機？若然顧名思義的話，此航空公司應改為婆羅航空才對。」婆羅者，阿婆羅列之謂也。多口問問領隊：「此乃印尼航空乎？」答曰：「睇你都唔似係唔識英文，點解會咁問嘍！」以食得多會滯，講得就多就無謂，遂默不作聲。繼而發覺不止是「婆羅」航空，簡直是四大皆空。四大皆空者，乃食水空，廁紙空，安全帶空，餐後仍覺肚空。唯有餐頭大睡一直咁到耶加達為止。抵耶加達後甫一下機，領隊即蹤影全無。團友以小弟身材肥碩，唔打得都睇得之勇態，公舉為龍頭。當仁不讓，於是身先士卒，一馬當先，帶領大隊人馬直去海關檢查站。這邊廂才一遞過護照，那位官員頭也不抬，立即打開首頁，跟着手指指，大手指，一輪印尼文彈彈噱，肥陳雖然幾乎行勻全世界，卻從未有到過印度尼西亞，對印尼文一竅不通，只好眼斬斬。那位大官見毫無反應，抬頭一看，見肥陳眼光好似飲咗豬肉湯咁嘅款，於是就大說差非差，英非英之番文。我又係唔識，他又用手指住本護照咪咪啲。我看他指住那一頁是空白的，以為他問為什麼沒有入境證。於是搵手搵頭兼一面說：「BRITISH, NO, NO」，他見如此情形，又跟我搵手搵頭一面說：「BRITISH, YES, YES」。搵搵一番之後，見我仍是瞪眉突眼，動靜全無，又一輪阿差英文，嘍嘍咕咕，只聽見「問你問你及打勒打勒」之聲不絕。小弟才恍然大悟，哦！原來是要收買路錢。心中暗叫一聲慚愧，枉費行走江湖數十載，連咁簡單嘅知識都有。正如現在香港流行之術語：「錢之嗎！NO PROBLEM」。於是拿拿聲聲張龍蝦頭（美金一百元）給他。此時，領隊出現了，喝住話唔駛咁多嘅，每人兩蚊就夠嘞，三十人一共六十元。那大官咪你都復，一手將龍蝦頭搶走，跟住又搵吓手，搵吓頭。今次佢唔講我都明，即係話冇得找咁解。

入得城來，已是晚上九時有多。到了住宿之酒店，一入大堂，未見椰林景色，卻已椰油味陣陣。正是椰風薰得遊人醉，直把團友當愁居。假如這間是行程表上所述之五星級酒店，那麼香港之五星酒店應列為滿天星級才對。所有設備陳舊不堪，大堂煙雲密佈，丁香酒鼻，中人欲嘔，有如置身煙格之內。晚膳於酒店附近之中國餐館，菜色還不錯，而且有華藉歌星演唱助興，歌聲美妙處，連甲由也奉出欣賞。飯後各人都回酒店休息。首日之行程就如此渡過。待愛人及孩子們入睡後，便往酒店咖啡室閒坐，希望有機會「加深」了解一下印尼午夜後之風土人情。坐下叫了一杯咖啡，味如王老吉涼茶。便叫侍應生取一些忌廉。一聲 YES 之後就去如黃鶴，苦候了半小時仍不見人，肥陳以為叫得呀少，於是行去櫃面處再叫多一客三文治。印尼部長一聽見，即問我是否酒店之住客，如是的話請回房用 ROOM SERVICE，因為那樣會省他不少麻煩。認真吹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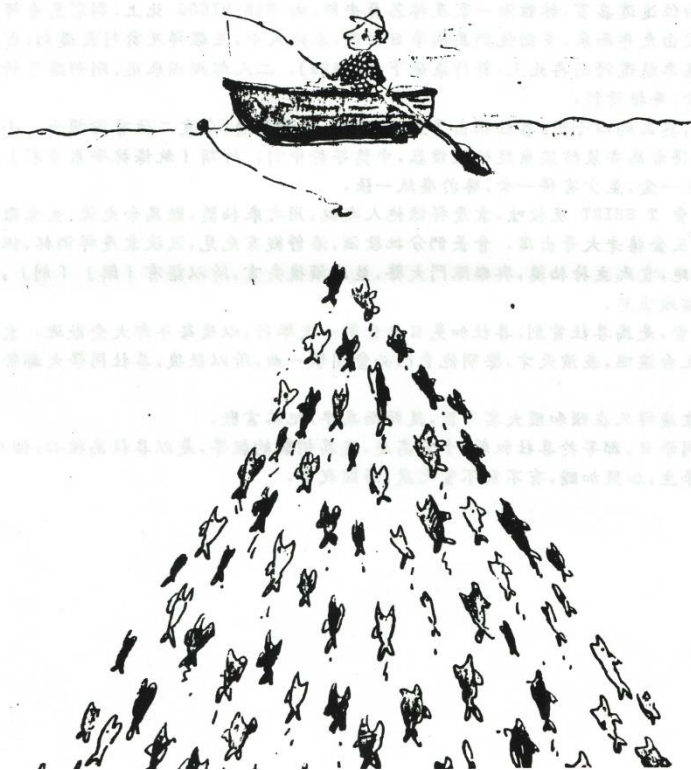
印尼人懶到出油，做事你推我讓，唯收錢則快過打針，效率奇佳。晚上十一時打了一個長途電話回港，凌晨二時即來拍門收錢。睡眠惺惺之際，遞過銀兩之後未有要回收條，翌日一早又收過。口講無憑，只好做多一次老襯。當地人信奉回教者什眾，不食牛豬等肉。每餐之菜式皆以雞為主。於是炸雞，燒雞，燻雞，加喱雞，沙嗲雞食到各人燻雞咁嘅聲，聞雞色變。自此一役，小弟得了異雞之症。香港之雞有幸了。

行程第三日，到了峇里島。在巴士中港領隊宣佈兩件事，一就是我們應住之酒店冷氣壞咗，要暫住次一級之酒店。其二就是因他印尼話有限，所以由一土生華僑代替。此君能通中，英，印，泰等

語言，定能勝任愉快。此君大姓「福」，唔知佢福抑或我福，總之就係「福」（各位同學如有不明此福字之意可直接來信詢問）。一開口就全部客家話及福州話一爐共冶，兼通印尼仔多多聲。各園友鬼殺咁嘈，寧願佢講英文。點知重大劑。他的英文發音有如食泥咁嘅款，有時只見其漆黑的橫板牙露出，喉嚨哦哦聲，作鬼哭神號狀。細佬都算聰明，聽見其中夾雜JAPAN和BALI之音，知道一定是講及第二次大戰時日本人侵佔印尼之情形。於是權充翻譯，將自己所識之二次大戰歷史講晒出嚟。正式係自由講，佢有佢講，我有我講。待他講完後，眾人無不熱烈鼓掌，都唔知係讚個阿「福」講得好抑或我呢個阿福翻譯得好。激氣之餘，心中早已祝祝福福「福」咗佢千遍矣。

紗窗日落漸黃昏，長途跋涉來銀蚊。以上兩句恰好為我們在峇里島所住酒店之寫照。各園友以身在異域，無謂多生事端，皆忍氣吞聲。猶幸酒店所處之地，風景幽美。黃昏時分，極目遠眺，歸帆點點，落日餘暉，映得海水光芒萬丈。有如銀蛇閃爍。沙灘上金光燦爛，晚風輕送，椰林隨風飄盪，搖曳生姿。斯時也，與愛人攜手漫步其中，耳中傳來歌聲陣陣，間中夾着女兒們的嬉笑聲。此情此境，直是天上人間。數日來之悶氣一掃而空。再踏步前行，但見樹影婆娑下，儂影雙雙，忽地眼前一亮，看見遠處一對擁抱中之情侶，竟然以無卡裝上陣，再看清楚之下，嘿！原來大埠之風吹至峇里島。

在島上遊了數日，不外紅花綠葉，美女如「雲」，所謂名勝古蹟，亦只是爛石數堆。苦了雙足，不堪一提。好不容易挨到回程。在旅遊巴士上，一位園友唱起那首小調，可能炸雞吃得多之故，聲音沙啞。歌詞聽來像是：「你可曾傻到要去峇里島，兀在那印度尼西亞，那島上風光美麗如笑話，誰都會心中愛殺它...」。肥陳續唱：「雞多過蝦，美女像阿嫲，沙連着花....你可曾惜到會去巴里島，超又那印度尼西亞」。



各位不怕我囉嗦，小弟奉命，替美西同學日及協社加冕作一簡報。

時惟十一月十一日，地點是與善社加冕相同，但已三度易名的新港酒樓。余光源，袁慶祥兩位副會長，盡心計劃，並囑得及捉得善社全人大力支持，當然又是十分成功，只是善社細胞死亡，不計其數。

在酒樓筵開六十二桌，共六百八十二人，全場爆滿。善社同學出席十七人，連家人共三十一人，屈居第四。亞軍出席十九人，冠軍是加冕班協社，共四十一人，竟打破本社所創的紀錄。據余光源言，自善社加冕後，盛會難忘。同學會會務大盛，過去兩年的同學日，參加人數都十分踴躍，今年尤其。幸而有地震幫忙，嚇走了一小部，否則不知如何容納。

袁慶祥在同學日，負責多項節目，其中之一是放汽球，發覺散佈謠言容易，散佈汽球就十分困難。袁氏日前已花了很多時間編做一大綱，以便將汽球掛在天花板下。會前兩小時，開始吹汽球，袁氏見小弟煽氣太多，特別給我一個機會「發泄」。指定要汽球四十大個，害得我要靠車泵之助，手足並用，面紅耳熱，林雅淑之先生盧國常，以為見「易」勇為，拔氣相助，結果吹漲為止。費頗辛苦，如願完成。

袁氏設計，大綱裝汽球，掛在天花板下，拉動引線，網球飛，如一切順利，當然有趣。可是這個 STRUCTURAL ENGINEER 計算很有偏差，引線斷而網不跌，要跳高用手拉，暴力解決。雖然錯誤百出，但效果良好。

善社為同學日出力良多，余袁兩位不在話下。並驚動兩位姑爺，李樂基，盧國常。前者拍照，後者錄影，都滿場奔走。余定一更一早到場，安排電線及三腳架，錄影全部過程。勿論其技術結果，早看他滿頭大汗，已值得讚賞。

這次宴會，有兩位遠道嘉賓。林雅淑一家及林葆勇老師，由 SAN DIEGO 北上。劉彩恩老師由溫哥華來。唐冬明一家由東岸而來，多謝他們為同學日增色。本地人中，王耀祥及許行最遲到，因地震影響交通。王耀祥駕車繞道灣南再北上。許行乘地下鐵(BART)。二人都嫻嫻來遲，剛好進了祈禱唱歌等文章，到會即食，耳根清靜。

晚餐後有抽獎，獎品約四十份，善社捐出了五份，此外，醒獅賀慶，余袁二位有份捐出。小弟一世人第一次中獎，得者為安裝防盜系統的減價券，中獎等於中計。所謂「執條絲帶累身家」者是也。甄旭輝抽得花生一盒，至少有得一盒，勝於廢紙一張。

余光源照例大賣 T SHIRT 及校呔。袁慶祥嫌他人之概，用之來抽獎，難為余光源，生意難做。

同學日有鑽禧及金禧老大哥出席。會長們分批敬酒，潘靜觀有先見，沒收袁慶祥酒杯，但亦不能阻止他的滔滔不絕。袁氏主持抽獎，與樂隊鬥大聲，並非酒後失言，所以語有「鱗」「刺」，同學捧腹大笑，潘靜觀搖頭嘆息。

壓軸節目是舞會，是為善社首創，善社加冕日舞會第一次舉行，以後每年都大受歡迎。袁慶祥宣佈，歡迎各同學上台演唱，表演天才，聲明他自己必會高歌一曲，所以飯後，善社同學大都緊急疏散。

同學會次日，袁慶祥又在頤和園大宴厚臣，筵開兩桌半，把茶言歡。

歷年來，參加同學日，都等於善社聚餐，十分高慶。這篇胡亂的報導，是以善社為核心，個人感受為觀點，所以喧賓奪主，加鹽加醋，有不盡不實之處，唔關我事。

自七三年從田芝根州搬回加州後，日子可以從每年善社同學聚會次數算出來，不覺在這忙碌的生活裡，一下子各人的兒女已長大成人，而各同學要不是漸多白髮便是漸少黑髮，或兩者都有。

記得八一年辦過廿週年紀念後跟着便是廿五週年銀禧，我和袁慶祥為這些事忙了不少時間，尤其是袁慶祥，銀禧是他數年來的人生目的，銀禧後我在想，以後袁慶祥的人生目標會是什麼呢？生活是一個奇妙的事，它永遠不會容許有真空的存在。繼銀禧後袁慶祥又熱心於灣區的培正同學會上，和一班人將同學會攪得多姿多采。

過去兩年袁慶祥和我們兩家人都飛去紐約加入朱崇禧辦的重慶會，這機會使到我們和東部各同學的友誼又加深了一點，我亦有機會和朱崇禧、謝景亨們學打「撲克」，什麼 727, GUTS 等等。目前希望在 1991 時會多些人去紐約重慶。

八九年最值得回想一下的是六四民運的悲劇，三月學生開始示威時，我們在美國電視看到人頭湧湧的示威遊行，當時沒有辦法想到有這悲慘的結果，而唯一想到的是在北京那批年青人和我在一九八一年回北京講學時所見的青年人大有分別，衣着不再是灰色的衣服，眼睛不再是暗淡無神，在電視見到的一班青年人衣着和在香港和台灣的年青人一樣，他們眼睛上充滿了對民主自由的熱愛和希望。我心想中國有這樣的年青人，中國有救了，那知六四的屠殺無情地將這希望壓了下來。

六四後我去台灣公幹，回來後在友人家裡聽到梁燕城教授的「歷劫神州」的錄音帶，他所講的中國人在歷史上的苦難，加上六四的悲劇，使我了解到中國人在歷史上悲慘的命運，六四不過是歷史上第一千次一萬次的重演。雖然要不是中國的現況，我們這批同學也不會在美國這民主自由社會裡享受到高度物質文明，但每次我到日本和韓國，看到他們保留下的國家民族的民物和生活習慣，我不禁想到中國人在這世紀裡變成了吉卜賽人一樣流浪天涯，漸漸地失去了根。

數月前我在韓國候機室等飛去日本時看到他們在電視重播 1988 年的世運開幕典禮，我記得在開始時他們有一班穿古服的文武大臣繞場一週，後來皇帝在場中閱讀一詔文。那時我想如果有一天世運在台灣或中國舉行，我們用什麼去代表我們的文化傳統，甚至有什麼古服我們可以穿出來給人欣賞。近年來香港電視劇集製作將所謂古裝改到什麼歷史根據都沒有，那些布料大概五十年前還沒有發明而中國人在數百年前已穿出來。日本人不啻他們有什麼弱點，他們的和服，古典戲劇保存得很好，而沒有因時代而改變，和服穿來還是古色古香而不礙眼。中國人則甚至將長衫「旗袍」西化掉，當然目前長衫比以前可能舒服和好看，但這衣着的傳統便被一般人看小了。最近一次去日本北部一小鎮 KAMISUVA 旅店，有日本式浴室，在好奇心下我去試試那種熱水浴，洗浴是日常生活一小事，但我們對中國古時洗浴的習慣和方法知道些什麼呢！在旅行中使我不斷從小小的日常生活的事去追尋中國人的傳統文化，但答案並不容易找出來。如果說日本人模仿力強，我說中國人的模仿力更強，中國政權在沒有選擇下去全部模仿俄國共產主義，使到中國遺下來的文化都消失淨盡。

自袁慶祥和我說過梁燕城的「歷劫神州」後，我們兩人對他的哲學歷史和宗教見解都甚有興趣。在這民運之風影響下，在灣區有不少提倡中國民主運動的團體，袁慶祥和「民主基金會」一些人也有認識。灣區有一個團體叫「愛華會」，這是一個基督教的團體，他們在九月時請了梁燕城來主講「四鹿民運，承擔國運」，我們一連兩晚去三藩市聽梁燕城的演講，更有機會在愛華會一同人家裡和他宵夜談話。同一個週末在三藩市市政廳外有一個「百日祭」，我和惠翠又跑去吸收一下這民運的風潮。

很多人都有感染到民運的風氣，六月四日我去台灣在三藩市機場見到肥陳，他剛從香港來，他說他不幹同學會了，要去挽民主救國團。正社的區場甚更難能可貴，到現在仍在電視上宣揚民主和提醒華僑有關六四悲劇的事實，六四的血淚不久便會滲入所有中國人的血管裡，中國人不應再接受這「歷劫神州」的歷史悲劇。

八九年是很特別的一年，在各同學的生活和思想上，八九年代表我們踏上人生的另外一階段。我們不再是中學時那一班小伙子，我們已是更年期中的中年人。

道可道非常道，我阿唐所講，自非大道，乃唐門小道——嗜好而耳。

話緣起自「博物館長」靜觀同學用手指住我，對我老婆話：「你老公同阿曾（小弟研究所之老友）兩隻野真係癡線嘅，我老公雖然鍾意打太極同釣魚，但都有佢地咁癡線」。我老婆立即應說：「你呢句話，真抵請飲茶」。大有道出我心聲，條氣順晒。

同學不愧名「靜觀」，眼光犀非利，一語道破，既然罵穿我癡癡，剛啱佢老公大劑又要捉我寫野，只好喺大笪地，借來達三老師「買錢撈九樓口」隔籬擺番個架步，大賣其嗜好與癡線之道。其實阿唐火麒麟，週身癡，嗜好之多，如廣東道雜架攤，新舊百貨雜陳，而大多唔等駛陳年爛野（貨賣識家），既然大劑叫到，就只有執番幾件，即時消化，廁所文章，由此而出，唔好意思，俾各位「聞」吓。（一如中學時期，同嘴潤，高大表，撈自製收音機，零件東併西湊，有聲就得啦）。希望由聲「聞」乘以至緣「覺」乘，多番幾條道上癡線友。

打開廿五週年紀念刊一覽，（非正式統計）我善社健兒嗜好之多，不勝枚舉，其中最普及化嗜好便是攻打四方城，打牌牌，其他如睇電影電視，打波游水，釣魚，旅行，CAMPING，聽音樂，看書看武俠小說，打拳，個別嗜好者如大劑 SEOW，塵築國樂，余「播完」，周「甯起」對味高風高歌一曲。余定一心念「阿們」，道德兄思哲學講民主，胞叔炒番幾味，阿弟種幾棵肥菜啖吓，阿初一搏在手掌吓女仔，嘴微微笑，不知人生幾何，黃今是打電腦如食鴉片，精神百倍。志超兄望吓滿天星斗，高大表玩吓幾粒高能粒子……嗜好之廣之雜，我數學統計佬計數咁掂。

然則人何以要有嗜好，此事可從正反兩面講，正面不外「忘我」，「樂趣」，「致知創作與自由」。反面不外「消除苦惱」「變消極為積極」。

先從反面來講嗜好，（以下全是歪理，聽與不聽任君選擇）請看舊式的微婚廣告：「X X 君，X X 省人士，相貌 X X，身體健康，行為端正，無不良嗜好，誠徵淑女……」。留意是「無不良」嗜好，而不是無嗜好，若果有嗜好，此君必大有問題，唔嫁得，何以也？一般而言，一個人如有嗜好，要不就是对生命沒有樂趣，要不然就是過於現實，前者嫁咗都有乜趣味，而且婚後必多問題，蓋他不懂得別人何以會有嗜好？後者過於現實的人，則大多斤斤計較，每事分秒計算實效利益，兩樣人都很難容忍他人有嗜好，其原因是這兩種人均不能「忘我」。前者對「我」是消極的，後者對「我」是積極的。消極，積極，潛意識中「我」就變大。佛家稱爲「我慢」。這樣的人，本是可憐，因為他們受「我」之限制，比一般人大大，自始至終，沒有找到生活的樂趣，因此一切作爲生活都是「工作」，「工作」，再「工作」。「工作」最後的積惡，就變成不能忍受的負荷，負荷就是苦惱。（你看那有嗜好之人幾會將嗜好之事當作苦工，即使他平常作的非嗜好之事，知道作了義務就可尋樂趣，他的義務也不完全變成是苦工，工作只是到嗜好的過渡橋樑。但沒有嗜好之人，就沒有這種潤和與轉換的休息。）日子久了，人生觀便偏激或消極，不然就是這工作再工作來疲勞消磨自己，時間一長，也不知自己人生除了工作之外爲的是什麼，日久脾氣便趨於暴躁，沒有潤滑劑，沒有樂趣，那來生活的快樂？這樣的人，我奉勸他們應從新調整他們的人生觀，找些有樂趣的事作作，開放自己，用學習嗜好培養嗜好一招。

再由正面講。儒者尊崇捨己成仁，佛曰無我，道家以有吾身而爲患。基督精神則先要粉碎自己。（此處需反問何以要無我捨己，蓋「我」本來就是一個「局限」一個「牽制」。要通到永恆，得到精神能量充沛流行，第一必先破我限。）反觀今日有幾人能做到聖賢仙佛菩薩基督無我之境界？既然做不到「無我」，只有退而求其次於「忘我」，人由忘我而可以「暫時破除限制暫時充電」，調節因有「我」而失去之平衡。睇大覺就是天生自然之「忘我」方法。人醒的時候，要這樣要那樣，消耗許多精力去滿足這個「我」。這就是受「我限」之害。「我」好比一個汽球，醒的時候吹脹緊張。只睡的時候，忘記了我，才能得到平衡與鬆弛。（所以奉勸各位老公或老婆，另一半要去咁就伴佢去咁，我地大人讓細蚊仔咁，而且要冇佢咁，但人大了，老公或老婆要咁多的，好多時另外唔咁嘅一半會嘈，我就話唔多咁。開嘅一半應記得小孩要充電而大人亦如小孩一樣需要充電，大人的工作負荷比小孩更加沉重，而且每人充電時間不一，正如汽車電池，唔同牌子不可一概而論，而且充完

電，精神足，脾氣會好，充不足，頭得眼骨骨，脾氣暴躁。要家和萬事興，伴佢啱。此是唐門體貼愛心功第一招，伴佢啱招）。但呢招有個毛病就係啱得多會頭暈腦脹。（所以另一半亦不必太擔心佢會啱太多）。聖賢仙佛基督設教之初，想到此點，諗吓就不如教你班友打坐練拳，唸經唱詩，觀心祈禱，求學問，就又忘我而又有啱多之弊。（是則「無我」是永恒之道，「忘我」是暫時之路），但我班教仔又有幾個具此慧根與道骨？打坐祈禱忘我太枯燥，我地啲凡人就只好再追求其次提倡教育家話培養良好嗜好，從嗜好入手。你睇我地班父母有邊幾個唔教子女去學吓琴呀，唱吓歌呀，劃吓畫，打波或舞蹈。唔通真係個個想要佢地啲仔女成鍾期，貝多芬，柴可夫斯基，吳道子，咪歌擱雀雀咩？我相信大多數父母都話唔係。（如果有父母話係者，希望他們三思而後行，否則做佢地仔女都好慘，若果迫仔女如此恐怕日久會得反效果。）

嗜好第二要義就是尋找「樂趣」。人生於世，工作一如機器，機器有磨損時候，人也是一樣，到時需加潤滑油，適當的潤滑油使工作效率提高，小孩不懂嗜好，他們的嗜好就是「玩」，玩就是尋找樂趣，完全正常。我們時常批評東方教育第一弊病就是死板的填鴨子，小孩沒有時間發展其愛好與創作，美式教育想辦法把 FUN 放進去，可見玩樂的重要。教育一重要意義就是安排小孩適當的玩樂，每天都有安排。（這也是學校休息的意義）。輪到大人的「玩樂」，美其名曰嗜好。大人工作可能還比小孩繁重，只要工作的義務做完，亦應有權利玩，一日工作十二小時（包括上班開車煮飯，湊仔女，清洗等雜務），回家後消閒一兩小時或者週末行吓街，打番一兩圈衛生麻雀，或者打下波，去郊外游水，旅行吓是應該的，不應視乎為不正當行為。但有些人反對，這其中有兩等人，一部分是沉迷於信仰的人，一部分是有工作狂者。前者有其片面道理，因為宗教最終目的多不主張「過」樂，原因是苦樂相生，另一個原因是過樂往往會導至忘卻宗教真諦，對這樣的人我希望他們多讀通他們的經典。其實他們的信仰並不反對玩樂，只是樂的對象不同，君不見那些聽見耶穌道理的就心裏「歡喜快樂」，大迦萊聽佛說法，拈花微笑，論語載：「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皆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所有西天極樂國，天堂，逍遙仙境等都是樂土，你樂此，我樂彼，不能因己之所樂與不樂，而「強制」他人不樂或只許樂我之所樂。這種思想本身就屬於霸道與違反宗教之潛移默化與誘導意義。對於後者有那工作狂之人，其道理一樣，打個比喻，你是一匹日行千里良駒，看不起那老牛破車，老牛破車尚得享天年，良駒終是口吐白沫而死，只看各人生造化與意義，各選擇自己可行者而行之則可。但不能強制他人一樣同你奔馳。歷史上的暴君苛政勞役，就是強制他人工作，工作再工作，我要指鹿為馬，你就得認是馬，這豈是對的？革命戰爭多由此而起，所以唐門第二招是讓他人有適當的嗜好與專樂，（尤其是夫妻，更當切記我良言）。

嗜好第三意義「致知，創作與自由」乃是嗜好正面最積極之意義與作用。良好的嗜好包涵積極的紀律與上進心，你看那練琴，打拳，跑步，打球者都是天天打，天天練，雖然他們有樂（上面說過樂不是壞事），但他們的紀律嚴謹，而且日求上進，而所有成名，有成就的人，都是將他們的生命與他們的嗜好完全打成一片，多是真正癡線之人。近者如先宗伯唐君毅教授，一生無其他嗜好，求學問與教人，就是他的嗜好，遠者如莫札特，迪卡兒，拉非耳，牛頓，李時珍，葉天士，王冕，楊露輝……其心境都是與天地同遊，與萬物相往來，是創作與自由之心境。這些人在我們的正常標準下都是癡線。（這裏我要順便一提，有那夫婦因另外一半過於癡線而吵鬧以致離婚者，這裏有三種情形，第一種如打牌看戲而置家務於完全或大半不理者，我說勸那打牌者用週末不過半夜一點點幫助家務招，而另一半只要對方採用此招就應適可而止。第二種情形是老公或老婆有良好嗜好而並未有置家庭不顧者，如練琴，唱歌，打拳，打球，閱讀，每日抽取一兩小時，我前面已說過這是應該容讓的，對那一方認為這是浪費時間的話，應慎重考慮與認識生命的本質，須採用認識與容讓招。第三種情形是另一半的嗜好是良好的，但已漸達到與生活完全打成一片，這裏我無招可講，完全視乎各夫妻對人生的看法，如唐君毅夫人則全力支持教授的活動，安排最好環境讓他讀書寫作，而我另一位數學教授，醉心數學，可沒有如此幸運，最終是離婚。所以一個人的成就，部分是天生，部分是自己樂而不捨的努力，部分是幸運與命運。這裏只有讓各人靜心的思想，究竟這樣專一的人可貴，還是要擺佈他或她的生命走向另一個自己想要的模式？家庭與事業學問何者重要？如何是最妥善的安排？人生究竟是甚麼意義？）。

最後，我奉勸我班老友，唔好話怕癡線，只怕唔癡線。小弟已將癡線之好處正反分析，並加上三數招式。雖不能即成大道，只可銜邊擺檔口，吹其磨門小道，然小道即通大道之門。何謂小？何謂大？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彌卑即近即小，又豈知高山流水不出卑近，市井之徒，放下屠刀即成聖賢仙佛，何有小大之分？我見有幾位同學已經舉手「阿門」，「請放低手，感謝主」。

飛機要降落，只有執包袱走人，即時收檔。此文乃在由阿里鬆那州鳳凰城回卡拉馬蘇域飛機上最後一次騰寫。去程，停留，回程前後三易其稿之最後一稿。

關崇老師話，你篇爛文，講得狗屁不通，不過總算學到韓愈半句文以載道，俾番六十二分，算你合格啦。

紐約通訊

朱崇禧

匆匆又是一年了，去年美國培正通訊攪得有聲有色，西岸袁慶祥同學勞心勞力，又要催稿。這種精神，唔話得。今年當然要繼續囉。

這幾個月來發生的事不少，如南部暴風雨，林鎮藩同學便受其影響。屋的 BASEMENT 被水浸沒數尺深，一切傢具受損，加上屋後的露台被風吹壞。損失不小。還幸家人平安。屋內的東西可以慢慢更換。又如西岸的地震，很多同學及家人都住在那邊。擔心到不得了，電話又撥不通，還好在廿四小時取得聯絡，知道眾同學都無事，才放心。十五秒鐘能使人生變化的大，難免感慨萬千，相信西岸同學會給大家一個詳盡的報導。

首先要一提的是今年(89)我們拉大隊渡假的事。這次除西岸袁慶祥，李威漢二位與家人，加拿大阿棟(陳慶棟)之外，還有林鎮藩夫婦由 SOUTH CAROLINA 到，加上同學中的同學及親友，比往年更熱鬧。CHICAGO 阿柄，KALAMAZOO 的唐冬明，二位同學與家人不用說是每年的台柱之一，阿弟(蔡宗磐)要返香港，未能趕到，希望他明年繼續參加。除了玩個「樂極」，賭個「忘形」外，高佬跟袁慶祥更來一個動作唱和，袁慶祥唱歌一流，比職業歌手有過之而無不及，高佬連「豉」粒都看不清，唱歌更不在話下。由他手腳並用來搭配袁慶祥的歌，加上蘇太 SANDY 純熟的鋼琴伴奏，天衣無縫，排練一下，可以變 PROFESSIONAL 了。還有討論三十年重聚的計劃，袁慶祥同學預早已訂下一個討論程序。大致上已經有一個進行計劃(請參看袁慶祥同學的報告)。至於費用及其他的詳細情形，恕遲些才能通知。又有同學提議其他地方，意見很好，地方真不錯，但沒法取得直接聯絡人，沒有同學住在附近，辦事會困難。除非是 PINE RESORT 人事變更，不然不會另覓地方。明年 JULY 4TH 的假期，歡迎各同學參加。

再說到紐約各仁兄仁姐近況。陳維超公子大學畢業了(STANDFORD)，留在西岸工作。陳筠雲女兒，高佬兒子，玉安的公子等也步後塵。其他未來主人翁，有的快高中畢業，有的還在初中或高中求學。這一代畢竟是在美國出生長大，與我們未免有點不溝通，但他們都很聽話，向上，不能不覺得我們還是很幸運的父母。

陳玉安(湯豬)在 TEXAS 工作了一段日子，十一月中便回紐約工作了。POKER，十三張，唔怕「冇腳」。

暑期間，很高興與何孔賢合家見面，他們來東部遊玩，恰巧多位同學有時間，一齊晚飯。轉眼他們的孩子也那麼大了。蔡德成爲生意來紐約，因為是 WEEKDAYS，沒法與其他同學聯絡上，下次望他逗留多一點時間。

東拉西扯的寫了一堆，說不盡的下期再續，報不實的請多多包涵。

社長的信

善社各位同學。

自從中國學生撥民運以來，小弟因為忙於搵水走人，故未暇與各位通訊，希為見諒。在此報告各位一個好消息。關於母校一百週年善社捐班房之事，在各同學支持之下，捐款紛紛湧至。到今天為止數目已達港幣五萬大元。餘下之數由一僥倖社友負責攪掂。總數達到七萬餘元。大功告成。殊堪告慰。特此再向各位熱心支持此事之同學致萬二分謝意。

祝財源廣進

社長 陳志成

一九八九年九月廿五日

十二月在香港的重聚會

今年的重聚會於十二月廿八日(星期四)舉行，地點是利園酒店。詳細情形，報名等請與陳志成社長聯絡。

(電話：3-375919)

編後語

1989年善社通訊的字體較去年的更美麗和清晰了。這又要歸肥陳效勞中文電腦工作之功。聞香港同學之中，有多位志同道合于中文電腦者，或下一年能分担肥陳之工作？同學多方來稿之外，有五位灣區同學更「捐助」了印刷郵費 U.S.\$100。持在此再向各熱心的同學致謝。今年又登了最新的同學地址。這也是一些同學給我們意見的結果。

希望大家繼續寄來新的同學地址或更正，投稿，捐贈「費用」，和意見。再多謝大家的支持。

謹祝大家

聖誕和新年愉快

明年會更好

善社通訊工作組鞠躬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